

列國志

85746
3/402



新式
點標

列國志

目錄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襄人贖罪獻美女	杜大夫化厲鳴冤	一册
第二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幽王烽火戲諸侯	六
第三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周平王東遷洛邑	一〇
第四回	龍號公周鄭交質	鄭莊公掘地見母	二〇
第五回	衛石碻大義滅親	助衛逆魯宋興兵	二五
第六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鄭莊公假命伐宋	三二
第七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三八
第八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敗戎兵鄭忽辭婚	四四
第九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祝聃射周王中肩	四九
第十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鄭祭足被脅立庶	五三
第十一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鄭祭仲殺壻逐主	五九
第十二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高渠彌乘間易君	六六
第十三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鄭子聃君臣爲戮	七二
第十四回		齊襄公出獵遇鬼	七七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八三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八八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媿	九三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寧戚	一〇〇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頹惠王反正	一〇七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一一三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僉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一二一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一二九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與兵伐楚	一三六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一四四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飼牛拜相	一五三
第二十六回	歌屢屨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一六〇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一六六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一七三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一七八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穆姬登臺要大赦	一八五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介子推割股啖君	一九二
第三十二回	晏蛾兒躑躅殉節	羣公子大鬧朝堂	一九七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二〇四

- 第三十四回
- 第三十五回
- 第三十六回
- 第三十七回
- 第三十八回
- 第三十九回
- 第四十回
- 第四十一回
- 第四十二回
- 第四十三回
- 第四十四回
- 第四十五回
- 第四十六回
- 第四十七回
- 第四十八回
- 第四十九回
- 第五十回
- 第五十一回
- 第五十二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晉重耳周遊列國
 晉呂卻夜焚公宮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周襄王避亂居鄭
 柳下惠授詞却敵
 先軫詭謀激子玉
 連谷城子玉自殺
 周襄王河陽受覲
 智甯俞假酖救主
 叔詹據鼎抗晉侯
 晉襄公墨纒敗秦
 楚商臣宮中弑父
 弄玉吹簫雙跨鳳
 刺先克五將亂晉
 公子鮑厚施買國
 東門遂援立子倭
 責趙盾董狐直筆
 公子宋嘗鼃構逆

姜氏乘醉遣夫

秦懷嬴重婚公子……………二二一
 秦穆公再平晉亂……………二二五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二二三
 晉文公守信降原……………二四〇
 晉文公伐衛破曹……………二四七
 晉楚成濮大交兵……………二五五
 踐土壇晉侯主盟……………二六三
 衛元咺公館對獄……………二七〇
 老嫗武緹城說秦……………二七六
 弦高假命犒秦軍……………二八三
 先元帥免胄殉翟……………二九八
 秦穆公殺谷封尸……………二九七
 趙盾背秦立靈公……………三〇三
 召士會壽餘給秦……………三一〇
 齊懿公竹池遇變……………三一八
 趙宣子桃園強諫……………三二五
 誅鬪椒絕纓大會……………三三三
 陳靈公袒服戲朝……………三四〇

第五十三回	楚莊王納諫復陳	晉景公出師救鄭	三三七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	孟侏儒托優悟主	三五四
第五十五回	華角登床刼子反	老人結草亢杜回	三六三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三七〇
第五十七回	晏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程嬰匿孤	三七六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錡養叔獻燕	三八四
第五十九回	龍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	三九二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	偃陽城三將鬪力	三九九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孫林父因歌逐獻公	四〇六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欒盈	四一四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四二一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欒盈滅族	且于門杞梁死戰	四二八
第六十五回	弑齊光崔慶專權	納衛衍甯喜擅政	四三六
第六十六回	殺甯喜子鱗出奔	戮崔杼慶封獨相	四四三
第六十七回	盧蒲癸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	四五〇
第六十八回	賀龐祁師曠辨新聲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四五八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晏平仲巧辯服荊蠻	四六五
第七十回	殺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	四七四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四八二

-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尙捐軀奔父難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第七十四回 囊瓦懼誅無極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却齊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
 第八十三回 誅莘勝葉公定楚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救將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
 第八十八回 孫臏佯狂脫禍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四九一
 專諸進矛刺王僚……………四九九
 要離貪名刺慶忌……………五〇九
 蔡昭侯納賈乞吳師……………五一六
 伍子胥掘墓鞭屍……………五二四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五三三
 墮三都聞人伏法……………五四一
 棲會稽文種進宰嚭……………五五〇
 句踐竭力事吳……………五五九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五六七
 納蒯賸子路結嬰……………五七七
 滅夫差越王稱霸……………五八六
 豫讓擊衣報襄子……………五九五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六〇四
 騶忌鼓琴取相……………六一一
 辭鬼谷孫賓下山……………六一九
 龐涓兵敗桂林……………六二七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六三五
 張儀被激往秦邦……………六四三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偽獻地張儀欺楚	六五〇
第九十二回	齊舉鼎秦武王絕經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六五八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六六五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六七二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驕火牛田單破燕	六八一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六八七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廷辱魏使	六九四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七〇三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七一三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七二二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斬二將	七二九
第一百零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七三七
第一百零三回	李國勇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七四四
第一百零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偽腐亂秦宮	七五〇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却桓齮	七五八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荆軻	七六四
第一百零七回	獻地圖荆軻鬧秦廷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七七一
第一百零八回	兼六國混一輿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七七七

新式標點
列國志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開春秋，頃刻興亡過手！
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邱！前人田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鬪？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

話說周朝，自武王伐紂，即天子位，成康繼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畢公史佚……等一班賢臣輔政，真個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傳至於夷王，覲禮不明，諸侯漸漸強大，到九傳厲王，暴虐無道，爲國人所殺——此乃千百年民變之始——又虧周召二公同心協力，立太子靖爲王，是爲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賢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復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興，有詩爲證：

一夷厲相仍政不綱，任賢圖治賴宣王；共和若沒中興主，周歷安能八百長！

却說宣王雖說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書受戒，戶牖置銘；雖說中興，也到不得成康時教化大行，重譯獻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駕親征，敗績於千畝，車徒大損，思爲再舉之計，又恐軍數不充，親自料民於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鄰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將本地戶口按籍查閱，觀其人數之多少，車馬粟芻之饒乏，好做準備，徵調出征。太宰仲山甫進諫不聽，後人有詩云：

一犬彘何須辱劍鉞，隋珠彈雀總堪傷；皇威褻盡無能報，枉自將民料一場！

再說宣王在太原料民回來，離鎬京不遠，催遣車輦連夜進城，忽見市上小兒數十爲羣，拍手作歌，其聲如一。宣王乃停輦而聽之。歌曰：

一月將升日將沒，壓弧箕箒，幾亡周國。

宣王甚惡其語，使御者傳令：「盡拘衆小兒來問。」羣兒當時驚散，止拿得長幼二人，跪於輦下。宣王問曰：「此語何人所造？」幼兒戰懼不言。那年長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紅衣小兒，到於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時傳遍滿京城。小兒不約而同，不止一處爲然也。」宣王問曰：「如今紅衣小兒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後，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吐去兩兒，卽召司市官分付傳諭禁止：「若有小兒再歌此詞者，連父兄同罪。」當夜回宮無話。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齊集殿下，拜舞起居畢。宣王將夜來所聞小兒之歌，述於衆臣：「此語如何解說？」大宗伯召虎對曰：「壓，是山桑木名，可以爲弓，故曰壓弧箕箒。草名，可結之以爲箭袋，故曰箕箒。據臣愚見，國家恐有弓矢之變。」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國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報犬戎之仇，若兵連不解，必有亡國之患矣。」宣王口雖不言，點頭道：「是。」又問：「此語傳自紅衣小兒，那紅衣小兒，還是何人？」太史伯陽父奏曰：「凡街市無根之語，謂之謠言。上天儆戒人君，命熒惑星化爲小兒，造作謠言，使羣兒習之，謂之童謠。小則寓一人之吉凶，大則係國家之興敗，熒惑火星，是以色紅。今日亡國之謠，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美戎之罪，罷太原之兵，將武庫內所藏弧矢，盡行焚棄，再令國中不許造賣，其禍可息乎？」伯陽父答曰：「臣觀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宮之內，非關外間弓矢之事，必主後世有女主亂國之禍。」况謠言曰：「一月將升日將沒。」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陰類，日沒月升，陰進陽衰，其爲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賴姜后主六宮之政，甚有賢德，其進御宮嬪，皆出選擇，女禍從何而來耶？」伯陽父答曰：「謠言將升將沒，原非目前之事。况一將一之爲言，且然而未必之詞。王今懷德以禳之，自然化凶爲吉，弧矢不須焚棄。」

宣王聞奏，且信且疑，不樂而罷。起駕回宮。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將羣臣之語，備細述於姜后。姜后曰：「宮中有一異事，正欲啓奏。」王問：「有何異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內老宮人，年五十餘，自先朝懷孕，前今四十

餘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驚，問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將草蓆包裹拋棄於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

宣王卽宣老宮人到宮，問其得孕之故。老宮人跪而答曰：「婢子聞夏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化爲二龍，降於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謂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懼，欲殺二龍，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禎祥，王何不請其蔡而藏之？蔡乃龍之精氣，藏之必主獲福。』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乃布幣設祭於龍前，取金盤收其涎沫，置於朱櫃之中，忽然風雨大作，二龍飛去。桀王命收藏於內庫，自殷世歷六百四十四年，傳二十八主，至於吾周，又將三百年，未嘗開觀。到先王末年，櫃內放出毫光，有掌庫官奏知先王。先王問：『櫃中何物？』掌庫官取簿籍獻上，具載藏蔡之因。先王命發而觀之。侍臣打開金櫃，手捧金盤呈上。先王將手接盤，一時失手墮地，所藏涎沫，橫流庭下，忽化成小小元龜一個，盤旋於庭中。內侍逐之，直入王宮，忽然不見。那時婢子年才一十二歲，偶踐龜跡，心中如有所感，從此肚腹漸大，如懷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於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來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宮侍者不敢隱瞞，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隨命侍者領去，棄之溝瀆。婢子罪該萬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與你何干？」遂將老宮人喝退，隨喚守宮侍者，往清水河看視女嬰下落。不一時侍者回報：「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陽，父告以龍蔡之事，因曰：「此女嬰已死於溝瀆，卿試占之，以觀妖氣消滅何如？」伯陽父布卦已畢，獻上繇詞，詞曰：

「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馬逢犬逐。慎之慎之，壓弧箕箒。」

宣王不解其說，伯陽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屬推之，羊爲『未』，馬爲『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應當在『午未』之年。據臣推詳，妖氣雖然出宮，未曾除也。」宣王聞奏，快快不悅，遂出令：「一城內城外，挨戶查問女嬰，不拘死活，有人撈取來獻者，賞布帛各三百疋；有收養不報者，鄰里舉首，首人給賞如數，本犯全家斬首。」一命

上大夫杜伯專督其事。因蘇詞又有一壓弧箕箒之語，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塵肆：「不許造賣山桑木弓，箕草箭袋；違者處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班胥役，一面曉諭，一面巡緝。

時那城中百姓，無不遵依。止有鄉民尚未通曉——巡至次日，有一婦人，抱着幾個箭袋——正是箕草織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來把，跟隨於後。他夫妻兩口住在遠鄉，趕着日中做市上城買賣，尚未進城門，被司市官劈面撞見，喝聲：「拿下！」手下胥役，先將婦人擒住；那男子見不是頭，拋下桑弓在地，飛步走脫。司市官將婦人鎖押，連桑弓箕袋，一齊解到大夫左儒處。左儒想：「所獲二物，正應在謠言；况太史言：『女人爲禍。』今已拿到婦人，也可回復玉旨。」遂隱下男子不題，單奏：「婦人違禁造賣，法宜處死。」宣王命：「將此女斬訖，其桑弓箕袋，焚棄於市，以爲造賣者之戒。」不在話下。後人有詩云：

「不將美政消天變，却泥謠言害婦人；謾道中興多補闕，此番直諫是何臣？」

話說兩頭，再說那賣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婦，是甚緣故。還要打聽妻子消息，是夜宿於十里之外。次早，有人傳說：「昨日北門有個婦人，違禁造賣桑弓箕袋，拿到即時決了。」方知妻子已死，始到曠野無人之處，落了幾點痛淚。且喜自己脫禍放步而行，約十里許，來到清水河邊。遠遠望見百鳥飛鳴，近前觀看，乃是一個草蓆包兒，浮於水面，衆鳥以喙銜之，且銜且叫，將次拖近岸來。那男子叫聲：「奇怪！」趕開衆鳥，帶水取起蓆包，到草坡中解看，但聞一聲啼哭，原來是一個女嬰。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拋棄，有衆鳥銜出水來，定是大貴之人；我今取回養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將此女嬰包裹，抱於懷中，思想避難之處，乃往襄城投奔相識而去。髻翁有詩，單道此女得生之異：

「懷孕遲遲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生成妖物殃家國，王法如何得勝天？」

宣王自誅了賣桑弓箕袋的婦人，以爲童謠之言已應，心中坦然，也不復議太原發兵之事。——自此連年無話，到四十三年，時當大祭，宣王宿於齋宮，夜漏二鼓，人聲寂然。忽見一美貌女子，自蘄方冉冉而來，直至宮庭。宣王

怪他干犯齋禁，大聲呵喝，急喚左右：「擒擊！」並無一人答應。那女子全無懼色，走入太廟之中，大笑三聲，又大哭三聲，不慌不忙，將七廟神主，做一束兒捆着，望東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趕，忽然驚醒，乃是一夢。自覺心神恍惚，勉強入廟行禮，九獻已畢，回至齋宮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陽父，告以夢中所見，伯陽父奏曰：「三年前童謠之言，王豈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禍，妖氣未除。』」繇詞有「哭笑」之語，王今復有此夢，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誅婦人不足消一髮，孤箕箒之讖耶？」伯陽父又奏曰：「天道玄遠，候至方驗。一村婦何關氣數哉！」

宣王沈吟不語，忽然想起三年前會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訪妖女全無下落，頒胙之後，宣王還朝，百官謝胙，宣王問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答？」杜伯奏曰：「臣體訪此女，並無影響，以為妖婦正罪，童謠已驗，誠恐搜索不休，必然驚動國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聞，分明是怠棄朕命，行止自繇，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叫：「武士押出朝門，斬首示衆。」嚇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員，忙將杜伯扯住，連叫：「不可，不可。」宣王視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舉薦同朝的。——左儒叩頭奏曰：「臣聞堯有九年之水，不失爲帝；湯有七年之旱，不害爲王。天變尚然不妨，人妖實可盡信。吾王若殺了杜伯，臣恐國人將妖言傳播，外夷聞之，亦起輕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爲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輕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則當逆友而順君；友是君非，則當違君而順友。杜伯無可殺之罪，吾王若殺之，天下必以王爲不明。臣若不能諫止，天下必以臣爲不忠。吾王若必殺杜伯，臣請與杜伯俱死。」宣王怒猶未息，曰：「朕殺杜伯，如去蕪草，何須多費唇舌？」喝教：「快斬。」武士將杜伯推出朝門斬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髻翁有讚云：

「賢哉左儒，直諫批鱗，是則順友，非則違君。彈冠誼重，刎頸交真，名高千古，用式彝倫。」

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後仕晉爲士師之官。子孫遂爲士氏，食邑於范，又爲范氏。後人哀杜伯之忠，立祠於杜陵，號爲「杜主。」又曰：「右將軍廟，」至今尚存。此是後話。

再說宣王次日，聞說左儒自刎，亦有悔殺杜伯之意，悶悶還宮，其夜寢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語言無次，事

多遺忘，每每輟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復進諫。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玉體稍豫，意欲出郊遊獵，以快心神。左右傳命司空整備法駕，司馬戒飭車徒。太史卜個吉日，至期，王乘玉輅，駕六騶，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旄對對，甲仗森森，一齊往東郊進發。——那東郊一帶平原曠野，原是從來遊獵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覺精神開爽，傳命「扎住營寨。」分付軍士「一不許踐踏禾稼，二不許焚燬樹木，三不許侵擾民居。」——獲禽多少，盡數獻納，照次給賞。如有私匿，追出重罪。」號令一出，人人賈勇，個個爭先進退，周旋御車者，出盡馳驅之巧，左右前後，彎弧者盡誇縱送之能，鷹犬藉勢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亂竄，弓響處，血肉狼藉，箭到處，毛羽紛飛。這一場打圍，好不熱鬧。宣王心中大喜，日已沉西，傳令「散圍。」衆軍士各將所獲走獸飛禽之類，束縛齊備，奏凱而回。

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輦之上，打個眼謎，忽見遠遠一輛小車，當面衝突而來。車上站着兩個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矢，向着宣王，聲諾曰：「吾王別來無恙。」宣王定睛看時，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這一驚不小，抹眼之間，入車俱不見，問左右人等，都說：「並不曾見。」宣王正在驚疑，那杜伯左儒又駕着小車子往來，不離王車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來犯駕！」拔出一太阿一寶劍，望空揮之，只見杜伯左儒齊聲罵曰：「無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無辜，今日大數已盡，吾等專來報冤，還我命來！」話未絕聲，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窩內射來。宣王大叫一聲，昏倒於玉輦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將薑湯救醒，兀自叫心痛不已。當下飛駕入城，扶着宣王進宮，各軍士未及領賞，草草而散。正是一乘輿而來，敗輿而返。——髻翁有詩云：

「赤矢朱弓貌似神，千軍隊裏聘飛輪。君王枉殺還須報，何況區區平等人。」——未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襄人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

話說宣王自東郊遊獵，遇了杜伯左儒陰魂索命，得疾回宮，合眼便見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藥，三日之

後，病勢愈甚。其時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託孤。二臣直至榻前，稽首問安。宣王命內侍扶起，靠於繡褥之上。謂二臣曰：「朕賴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甯。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宮涅年雖已長，性頗暗昧，卿等竭力輔佐，勿替世業。」二臣稽首受命。方出宮門，遇太史伯陽父。召虎私謂伯陽父曰：「前童謠之語，吾曾說過，恐有弓矢之變。今王親見厲鬼，操朱弓赤矢射之，以致病篤。其兆已應，王必不起。」伯陽父曰：「吾夜觀乾象，妖星隱伏於紫微之垣，國家更有他變，王身未足以當之。」尹吉甫曰：「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諸君但言天道而廢人事，置三公六卿於何地乎？言罷各散。

不隔一時，各官復集宮門候問。聞御體沈重，不敢回家了。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顧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領百官，扶太子宮涅行舉哀禮。卽位於柩前，是爲幽王。詔以明年爲元年，立申伯之女爲王后，子宜臼爲太子。進后父申伯爲申侯。史臣有詩讚宣王中興之美云：

「於赫宣王，令德茂世。威震窮荒，變消鼎治。外伸內美，克襄隆治。幹父之蠱，中興立幟。」

却說姜后因悲慟太過，未幾亦薨。幽王爲人暴戾寡恩，動靜無常，方諒陰之時，狎昵羣小，飲酒食肉，全無哀戚之心。自姜后去世，益無忌憚，耽於聲色，不由朝政。申侯屢諫不聽，退歸申國去了。——也是西周氣數將盡，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相繼而亡。幽王另用虢公祭公與尹吉甫之子尹球，並列三公。三人皆讒諂面諛之人，貪位慕祿之輩。惟王所欲，逢迎不暇。其時只有司徒鄭伯友，是個正人，幽王不加信用。

一日幽王視朝岐山守臣申奏：「涇河洛三川同日地震。」幽王笑曰：「山崩地震，此乃常事，何必告朕？」遂退朝還宮。

太史伯陽父執大夫趙叔帶手歎曰：「三川發源於岐山，胡可震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三川皆震，川源將塞，川既塞竭，其山必崩。」夫岐山乃太王發跡之地，此山一崩，西周能無恙乎？趙叔帶曰：「若國家有變，當在何時？」伯陽父屈指曰：「不出十年之內。」叔帶曰：「何以知之？」伯陽父曰：「善盈而後福，惡盈而後退。」

禍十者，數之盈也。」叔帶曰：「天子不恤國政，任用佞臣，我職居言路，必盡順節以諫之。」伯陽父曰：「但恐言而無益。」二人私語多時，早有人報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帶進諫，說破他奸佞，直入深宮，都將伯陽父與趙叔帶私相議論之語，述與幽王。說他：「榜毀朝廷，妖言惑衆。」幽王曰：「愚人妄說國政，如野田洩氣，何足聽哉！」

却說趙叔帶懷着一股忠義之心，屢欲進諫，未得其便，過了數日，岐山守臣又有表章申奏，說：「三川俱竭，岐山復崩，壓壞民居無數。」幽王全不畏懼，方命左右訪求美色，以充後宮。趙叔帶乃上表諫曰：「山崩川竭，其象爲脂血俱枯，高危下墜，乃國家不祥之兆。况岐山王業所基，一旦崩頽，事非小故。及今勤政恤民，求賢輔政，尚可望消弭天變，奈何不訪賢才而訪美女乎？」虢石父奏曰：「國朝定都豐鎬，千秋萬歲，那岐山如已棄之屣，有何關係。叔帶久有慢君之心，借端誹謗，望君王詳察。」幽王曰：「石父之言是也。」遂將叔帶免官，逐歸田野。叔帶歎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吾不忍坐見西周有一麥秀之歌，於是攜家竟往晉國而去。——是爲晉國大夫趙氏元祖。趙衰趙盾卽其後裔也。——後來趙氏與韓氏三分晉國，列爲諸侯。此是後話。後人有詩歎曰：

一忠臣避亂先歸北，世運凌夷漸欲東。自古老臣當愛惜，仁賢一去國虛空。

却說大夫襄珣自襄城來，聞趙叔帶被逐，急忙入朝進諫：「吾王不畏天變，黜逐賢臣，恐國家空虛，社稷不保。」幽王大怒，命囚珣於獄中。自此諫諍路絕，賢豪解體。

話分兩頭，却說賣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懷抱妖女，逃奔襄地，欲行撫養，因乏乳食，恰好有個媼大的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疋之類，轉乞此女過門，撫養成入，取名襄媼。論年紀雖則一十四歲，身材長成，到像十六七歲及笄的模樣，更兼目秀眉清，唇紅齒白，髮挽烏雲，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傾國傾城之貌。一來，媼大住居鄉僻，二來，襄媼年紀幼小，所以雖有絕色，無人聘定。

却說襄珣之子洪德，偶因收斂，來到鄉間，湊巧襄媼門外汲水。——雖然村妝野束，不掩國色天姿。——洪德大驚：「如此窮鄉，乃有此等麗色！」因私計：「父親囚於鎬京獄中，三年尚未釋放，若得此女貢獻天子，可以贖父。」

舞矣。」遂於鄰舍訪問姓名的實，歸家告母曰：「吾父以直諫忤主，非犯不赦之辟，今天子荒淫無道，購四方美色，以充後宮，有如大之女，非常絕色，若多將金帛買來獻上，求寬父獄——此散宜生救文府出獄之計也。」其母曰：「此計如果可行，何惜財帛，汝當速往！」洪德遂親至如家，與如大講就布帛三百疋，買得褒姒回家，香湯沐浴，食以膏粱之味，飾以文繡之衣，教以禮數。攜至鎬京，先用金銀打通虢公關節，求其轉奏，言：「臣瑯自知罪當萬死，瑯子洪德，痛父死者不可復生，特訪求美人名曰：『褒姒。』一進上以贖父罪，萬望吾王赦宥！」幽王聞奏，即宣褒姒上殿，拜舞已畢，幽王擡頭觀看，姿容態度，目所未睹，流盼之際，光豔照人，龍顏大喜。四方雖貢獻有人，不及褒姒萬分之一——遂不通申后得知，留褒姒於別宮，降旨赦褒姒出獄，復其官爵，是夜幽王與褒姒同寢，魚水之樂，所不必言，自此坐則疊股，立則並肩，飲則交杯，食則同器，一連十日不朝，羣臣伺候朝門者，皆不得望見顏色，莫不歎息而去。此乃幽王四年之事，有詩爲證：

「折得名花字國香，布荆一旦薦匡牀，風流天子渾閑事，不道龍縈已伏殃。」

幽王自從得了褒姒，迷戀其色，居之瓊臺，約有三月，更不進申后之宮，早有人報知申后，「如此如此。」申后不勝其憤，忽一日引着宮娥，逕到瓊臺，正遇幽王與褒姒聯膝而坐，並不起身迎接，申后忍氣不過，便罵：「何方賤婢，到此濁亂宮闈！」幽王恐申后動手，將身蔽于褒姒之前，代答曰：「此朕新取美人，未定位次，所以未曾朝見，不必發怒。」申后罵了一場，恨恨而去。褒姒問曰：「適來者何人？」幽王曰：「此王后也，汝明日可往謁之。」褒姒默然無言，至明日，仍不往朝正宮。

再說申后在宮中憂悶不已，太子宜臼跪而問曰：「吾母貴爲六宮之主，有何不樂？」申后曰：「汝父寵幸褒姒，全不顧嫡妾之分，將來此婢得志，我母子無立足之處矣！」遂將褒姒不來朝見，及不起身迎接之事……備細訴與太子，不覺淚下。太子曰：「此事不難，明日乃朔日，父王必然視朝，吾母可着宮人往瓊臺採摘花朵，引那賤婢出臺觀看，待孩兒將他毒打一頓，以出吾母之氣，使父王噴怪罪責在我，與母無干也。」申后曰：「吾兒不可造次，

還須從容再商。」太子懷忿出宮，又過了一晚。

次早幽王果然出朝，羣臣賀朔，太子故意遣數十宮人往瓊臺之下，不問情由，將花朵亂摘。臺中走出一羣宮人攔住道：「此花乃萬歲栽種，與褒娘娘不時賞玩，休得毀壞，得罪不小！」這邊宮人道：「吾等奉東宮命令，要採花供奉正宮娘娘，誰敢攔阻？」彼此兩下爭嚷起來，驚動褒妃，親自出外觀看，怒從心起，正要發作，不期太子突然而至，褒妃全不隄防。那太子仇人相見，分外眼睜，趕上一步，揪住烏雲寶髻，大罵：「賤婢！你是何等之人？無名無位，也要忘稱娘娘，眼底無人！今日也教你認得我！」捻着拳便打，纔打得幾拳，衆宮娥懼幽王見罪，一齊跪下叩首，高叫：「千歲求饒！萬事須看王爺面上！」太子亦恐傷命，即時住手。褒妃含羞忍痛，回入臺中，已知是太子替母親出氣，雙行流淚。宮娥勸解曰：「娘娘不須悲泣，自有王爺做主。」……說聲未畢，幽王退朝，直入瓊臺，看見褒妃兩鬢蓬鬆，眼流珠淚，問道：「愛卿何故今日還不梳妝？」褒妃扯住幽王袍袖，放聲大哭，訴稱：「太子引着宮人在臺下摘花，賤妾又未曾得罪，太子一見賤妾，便加打罵。若非宮娥苦勸，性命難存。望乞我王做主！」說罷，嗚咽痛哭不已。那幽王心下到也明白，謂褒妃曰：「汝不朝其母，以致如此，此乃王后所遣，非出太子之意，休得錯怪了人。」褒妃曰：「太子爲母報怨，其意不殺妾，不止妾一身，死不足惜，但自蒙愛幸，身懷六甲，已兩月矣。妾之一命，即二命也。求王放妾出宮，保全母子二命。」幽王曰：「愛卿請將息，朕自有處分。」即日傳旨道：「太子宜白，好勇無禮，不能將順，權發去申國聽申侯教訓。東宮太傅、少傅等官，輔導無狀，並行削職。」太子欲入宮訴明，幽王分付宮門：「不許通報。」只得駕車自往申國去訖。申后久不見太子進宮，着宮人詢問，方知已貶去申國。孤掌難鳴，終日怨夫思子，含淚過日。

却說褒妃懷孕十月滿足，生下一子，幽王愛如珍寶，名曰：「伯服。」——遂有廢嫡立庶之意。奈事無其因，難子啓齒。虢石父揣知王意，遂與尹球商議，暗通褒妃，說：「太子既逐去外家，合當伯服爲嗣，內有娘娘枕邊之言，外有我二人協力相扶，何愁事不成就？」褒妃大喜，笑言：「全仗二卿同心維持。若得伯服嗣位，天下當與二卿共之。」